資治通鑑/卷1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

► 卷一百二十六

起強圉大淵獻，盡上章攝提格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25卷

【宋紀七】 起強圉大淵獻，盡上章攝提格，凡四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四年（丁亥，公元四四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戌，大赦。

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；二月，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。

癸未，魏主如中山。

魏師之克敦煌也，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，取金玉及寶器，因不復閉。小民爭入盜取之，有司索盜不獲。至是，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，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，潛殺人前後以百數；姊妹皆學左道。有司索牧犍家，得所匿物。魏主大怒，賜沮渠昭儀死，並誅其宗族，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。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，三月，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，謚曰哀王。

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。

六月，魏西征諸將扶風公處真等八人，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，並斬之。

初，上以貨重物輕，改鑄四銖錢。民多翦鑿古錢，取銅盜鑄。上患之。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，請以大錢一當兩。右僕射何尚之議曰：「夫泉貝之興，以估貨為本，事存交易，豈假多鑄！數少則幣重，數多則物重，多少雖異，濟用不殊。況復以一當兩，徒崇虛價者邪？若今制遂行，富人之貲自倍，貧者彌增其困，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。」上卒從義恭議。

秋，八月，乙未，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。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，遂縱酒不事事。帝以書誚責，且戒之，義季猶酣飲自若，以至成疾而終。

魏樂安宣王范卒。

冬，十月，壬午，胡簉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，據郡反，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；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，過豫章，擊斬之。

十一月，甲寅，封皇子渾為汝陰王。

十二月，魏晉王伏羅卒。

楊文德據葭蘆城，招誘氐、羌，武都等五郡氐皆應之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五年（戊子，公元四四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。文德兵敗，棄城奔漢中。豹子收其妻子、僚屬、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。

初，保宗將叛，公主勸之。或曰：「奈何叛父母之國？」公主曰：「事成，為一國之母，豈比小縣公主哉！」魏主賜之死。

楊文德坐失守，免官，削爵土。

二月，癸卯，魏主如定州，罷塞圍役者；遂如上黨，誅潞縣叛民二千餘家，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於平城。

閏月，己酉，帝大蒐於宣武場。

初，劉湛既誅，庾炳之遂見寵任，累遷吏部尚書，勢傾朝野。炳之無文學，性強急輕淺。既居選部，好詬詈賓客，且多納貨賂，士大夫皆惡之。

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，為有司所糾。上薄其過，欲不問。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：「炳之見人有燭盤、佳驢，無不乞丐；選用不平，不可一二；交結朋黨，構扇是非，亂俗傷風，過於范曄，所少，賊一事耳。縱不加罪，故宜出之。」上欲以炳之為丹陽尹。尚之曰：「炳之蹈罪負恩，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，乃更成其形勢也。古人云：『無賞無罰，雖堯、舜不能為治。』臣昔啟范曄，亦懼犯顏，苟曰愚懷，九死不悔。歷觀古今，未有眾過藉藉，受貨數百萬，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。」上乃免炳之官，以徐湛之為丹陽尹。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：「彭城要兼水陸，請以皇子撫臨州事。」夏，四月，乙卯，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、徐州刺史。

五月，甲戌，魏以交趾公韓拔為鄯善王，鎮鄯善，賦役其民，比之郡縣。

當兩大錢行之經時，公私不以為便；己卯，罷之。

六月，丙寅，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。

辛酉，魏主如廣德宮。

秋，八月，甲子，封皇子彧為淮陽王。

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，遣使詣魏，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。魏主許之，中外戒嚴。

九月，辛未，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僕射，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書。

丙戌，魏主如陰山。

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，大破之，焉耆王鳩尸卑那奔龜茲。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歸討西域。和說降柳驢等六城，因共擊波居羅城，拔之。

冬，十月，辛丑，魏弘農昭王奚斤卒，子它觀襲。魏主曰：「斤關西之敗，罪固當死；朕以斤佐命先朝，復其爵邑，使得終天年，君臣之分亦足矣。」乃降它觀爵為公。

癸亥，魏大赦。

十二月，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，留唐和鎮焉耆。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，和擊斬之，由是諸胡鹹附，西域復平。

魏太子朝於行宮，遂從伐柔然。至受降城，不見柔然，因積糧於城內，置戍而還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六年（己丑，公元四四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辰朔，魏主饗群臣於漠南。甲戌，復伐柔然。高涼王那出東道，略陽王羯兒出西道，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，行數千里。柔然處羅可汗恐懼，遠遁。

二月，己亥，上如丹徒，謁京陵。三月，丁巳，大赦。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。

庚寅，魏主還平城。

夏，五月，壬午，帝還建康。

庚寅，魏主如陰山。

帝欲經略中原，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。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，帝謂侍臣曰：「觀玄謨所陳，令人有封狼居須意。」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：「陛下今當席捲趙、魏，檢玉岱宗；臣逢千載之會，願上封禪書。」上悅。淑，耽之曾孫也。秋，七月，辛未，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。上以襄陽外接關、河，欲廣其資力，乃罷江州軍府，文武悉配雍州；湘州入台租稅，悉給襄陽。

九月，魏主伐柔然。高涼王那出東道，略陽王羯兒出中道。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里；那掘塹堅守，相持數日。處羅數挑戰，輒為那所敗。以那眾少而堅，疑大軍將至，解圍夜去。那引兵追之，九日九夜。處羅益懼，棄輜重，逾穹隆嶺遠遁。那收其輜重，引軍還，與魏主會於廣澤。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。自是柔然衰弱，屏跡不敢犯魏塞。冬，十二月，戊申，魏主還平城。

沔北諸山蠻寇雍州，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、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，八道俱進。先是，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，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，官軍多不利。慶之曰：「去歲蠻田大稔，積穀重巖，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。不若出其不意，沖其腹心，破之必矣。」乃命諸軍斬木登山，鼓噪而前，群蠻震恐。因其恐而擊之，所向奔潰。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七年（庚寅，公元四五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，魏主如洛陽。

沈慶之自冬至春，屢破雍州蠻。因蠻所聚谷以充軍食，前後斬首三千級，虜二萬八千餘口，降者二萬五千餘戶。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，守禦甚固。慶之擊之，命諸軍連營於山中，開門相通，各穿池於營內，朝夕不外汲。頃之，風甚，蠻潛兵夜來燒營。諸軍以池水沃火，多出弓弩夾射之，蠻兵散走。蠻所據險固，不可攻，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。久之，蠻食盡，稍稍請降；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。

魏主將入寇。二月，甲午，大獵於梁川。帝聞之，敕淮、泗諸郡：「若魏寇小至，則各堅守；大至，則拔民歸壽陽。」邊戍偵候不明，辛亥，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。南頓太守鄭琨、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。

是時，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，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，守懸瓠，城中戰士不滿千人，魏主圍之。

三月，以軍興，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。

魏人晝夜攻懸瓠，多作高樓，臨城以射之，矢下如雨。城中負戶以汲，施大鉤於沖車之端以牽樓堞，壞其南城。陳憲內設女牆，外立木柵以拒之。魏人填塹，肉薄登城，憲督

厲將士苦戰，積屍與城等。魏人乘屍上城。短兵相接，憲銳氣愈奮，戰士無不一當百，殺傷萬計，城中死者亦過半。

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，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。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，帝遣間使命駿發騎，繼三日糧襲之。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，分為五軍，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、田曹行參軍臧肇之、集曹行參軍尹定、武陵左常侍杜幼文、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，直趨汝陽。魏人唯虎救兵自壽陽來，不備彭城。丁酉，泰之等潛進擊之，殺三千餘人，燒其輜重，魏人奔散，諸生口悉得東走。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，復引兵擊之。垣謙之先退，士卒驚亂，棄仗走。泰之為魏人所殺，肇之溺死，天祚為魏所擒，謙之、定、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，馬還者四百匹。

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，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，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。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。質等擊斬乞地真。康祖，道錫之從兄也。

夏，四月，魏主引兵還。癸卯，至平城。

壬子，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，垣謙之伏誅，尹定、杜幼文付尚方；以陳憲為龍驤將軍、汝南、新蔡二郡太守。

魏主遺帝書曰：「前蓋吳反逆，扇動關、隴。彼復使人就而誘之，丈夫遺以弓矢，婦人遺以環釧；是曹正欲譎誑取賂，豈有遠相服從之理！為大丈夫，何不自來取之，而以貨誘我邊民？募往者復除七年，是賞奸也。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，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？

「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，當割江以北輸之，攝守南渡。如此，當釋江南使彼居之。不然，可善敕方鎮、刺史、守宰嚴供帳之具，來秋當往取揚州。大勢已至，終不相縱。彼往日北通蠕蠕，西結赫連、沮渠、吐谷渾，東連馮私、高麗。凡此數國，我皆滅之。以此而觀，彼豈能獨立！

「蠕蠕吳提、吐賀真皆已死，我今北征，先除有足之寇。彼若不從命，來秋當復往取之；以彼無足，故不先討耳。我往之日，彼作何計，為握塹自守，為築垣以自障也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，不若彼翳行竊步也。彼來偵諜，我已擒之，復縱還。其人目所盡見，委曲善問之。

「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，既得之，疾其勇功，已不能容；有臣如此尚殺之，烏得與我校邪！彼非我敵也。彼常欲與我一交戰，我亦不癡，復非苻堅，何時與彼交戰？晝則遣騎圍繞，夜則離彼百里外宿；吳人正有斫營伎，彼募人以來，不過行五十里，天已明矣。彼募人之首，豈得不為我有哉！

「彼公時舊臣雖老，猶有智策，知今已殺盡，豈非天資我邪！取彼亦不須我兵刃，此有善咒婆羅門，當使鬼縛以來耳。」

侍中、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。湛性公廉，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，時稱「江徐」。

魏司徒崔浩，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，專制朝權，嘗薦冀、定、相、幽、并五州之士數十人，皆起家為郡守。太守晃曰：「先征之人，亦州郡之選也；在職已久，勤勞未答，宜先補郡縣，以新征者代為郎吏。且守令治民，宜得更事者。」浩固爭而遣之。中書侍郎、領著作郎高允聞之，謂東宮博士管恬曰：「崔公其不免乎！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，將何以堪之！」

魏主以浩監秘書事，使與高允等共撰《國記》，曰：「務從實錄。」著作令史閔湛、郗標，性巧佞，為浩所寵信。浩嘗注《易》及《論語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湛、標上疏言：「馬、鄭、王、賈不如浩之精微，乞收境內諸書，班浩所注，令天下習業。並求敕浩注《禮傳》，令後生得觀正義。」浩亦薦湛、標有著述才。湛、標又勸浩刊所撰《國史》於石，以彰直筆。高允聞之，謂著作郎宗欽曰：「湛、標所營，分寸之間，恐為崔門萬世之禍，吾徒亦無□類矣！」浩竟用湛、標議，刊石立於郊壇東，方百步，用功三百萬。浩書魏之先世，事皆詳實，列於衢路，往來見者鹹以為言。北人無不忿恚，相與譖浩於帝，以為暴揚國惡。帝大怒，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。

初，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，奉使并州，受布千匹。事覺，黑子謀於高允曰：「主上問我，當以實告，為當諱之？」允曰：「公帷幄寵臣，有罪首實，庶或見原，不可重為欺罔也。」中書侍郎崔覽、公孫質曰：「若首實，罪不可測，不如諱之」黑子怨允曰：「君奈何誘人就死地！」入見帝，不以實對，帝怒，殺之。帝使允授太子經。及崔浩被收，太子召允至東宮，因留宿。明旦，與俱入朝，至宮門，謂允曰：「入見至尊，吾自導卿；脫至尊有問，但依吾語。」允曰：「為何等事也？」太子曰：「人自知之。」太子見帝言「高允小心真密旦微賤；制由崔浩，請赦其死。」帝召允，問曰：「《國書》皆浩所

為乎？」對曰：「《太祖記》，前著作郎鄧淵所為；《先帝記》及《今記》，臣與浩共為之。然浩所領事多，總裁而已；至於著述，臣多於浩。」帝怒曰：「允罪甚於浩，何以得生！」太子懼，曰：「天威嚴重，允小臣，迷亂失次耳。臣向問，皆雲浩所為。」帝問允：「信如東官所言乎？」對曰：「臣罪當滅族，不敢虛妄。殿下以臣侍講日久，哀臣，欲丐其生耳，實不問臣，臣亦無此言，不敢迷亂。」帝顧謂太子曰：「直哉！此人情所難，而允能為之！臨死不易辭，信也：為臣不欺君，貞也。宜特除其罪以旌之。」遂赦之。

於是召浩前，臨詰之。浩惶惑不能對。允事事申明，皆有條理。帝命允為詔，誅浩及僚屬宗欽、段承根等，下至僮吏，凡百二十八人，皆夷五族；允持疑不為。帝頻使催切，允乞更一見，然後為詔。帝引使前，允曰：「浩之所坐，若更有餘釁，非臣敢知；若直以觸犯，罪不至死。」帝怒，命武士執允。太子為之拜請，帝意解，乃曰：「無斯人，當更有數千口死矣。」

六月，己亥，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，及浩姻家范陽盧氏、太原郭氏、河東柳氏，並夷其族，餘皆止誅其身。執浩置檻內，送城南，衛士數十人溲其上，呼聲嗷嗷，聞於行路。宗欽臨刑歎曰：「高允其殆聖乎！」

它日，太子讓允曰：「人亦當知機。吾欲為卿脫死，既聞端緒，而卿終不從，激怒帝如此。每念之，使人心悸。」允曰：「夫史者，所以記人主善惡，為將來勸戒，故人主有所畏忌，慎其舉措。崔浩孤負聖恩，以私慾沒其廉潔，愛憎蔽其公直，此浩之責也。至於書朝廷起居，言國家得失，此為史之大體，未為多違。臣與浩實同其事，死生榮辱，義無獨殊。誠荷殿下再造之慈，違心苟免，非臣所願也。」太子動容稱歎。允退，謂人曰：「我不奉東宮指導者，恐負翟黑子故也。」

初，冀州刺史崔賾，武城男崔模，與浩同宗而別族；浩常輕侮之，由是不睦。及浩誅，二家獨得免。賾，逞之子也。

辛丑，魏主北巡陰山。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，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，或傳已卒，魏主悼之曰：「李宣城可惜！」既而曰：「朕失言，崔司徒可惜，李宣城可哀！」孝伯，順之從父弟也，自浩之誅，軍國謀議皆出孝伯，寵眷亞於浩。

初，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，魏拜伊洛平西將軍，封前部王。伊洛將入朝，沮渠無諱

斷其路，伊洛屢與無諱戰，破之。無諱卒，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，伊洛遣人說乾壽，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；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，皆送於魏。伊洛西擊焉耆，留其子歇守城。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，攻拔其城。歇走就伊洛，共收餘眾，保焉耆鎮，遣使上書於魏主，言：「為沮渠氏所攻，首尾八年，百姓饑窮，無以自存。臣今棄國出奔，得免者才三分之一，已至焉耆東境，乞垂賑救！」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。

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，上表求入保越巂，上許之；慕利延竟不至。

上欲伐魏，丹楊尹徐湛之、吏部尚書江湛、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；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「歲月已晚，請待明年。」上曰：「北方苦虜虐政，義徒並起。頓兵一週，沮向義之心，不可。」

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：「我步彼騎，其勢不敵。檀道濟再行無功，到彥之失利而返。今料王玄謨等，未逾兩將，六軍之盛，不過往時，恐重辱王師。」上曰：「王師再屈，別自有由，道濟美寇自資，彥之中塗疾動。虜所恃者唯馬；今夏水浩汗，河道流通，泛舟北下，碻磝必走，滑台小戍，易可覆拔。克此二城，館谷弔民，虎牢、洛陽，自然不固。比及冬初，城守相接，虜馬過河，即成擒也。」慶之又固陳不可。上使徐港之、江湛難之。慶之曰：「治國譬如治家，耕當問奴，織當訪婢。陛下今欲伐國，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，事何由濟！」上大笑。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，上皆不從。

魏主聞上將北伐，復與上書曰：「彼此和好日久，而彼志無厭，誘我邊民。今春南巡，聊省我民，驅之使還。今聞彼欲自來，設能至中山及桑干川，隨意而行，來亦不迎，去亦不送。若厭其區宇者，可來平城居，我亦往揚州，相與易。彼年已五十，未嘗出戶，雖自力而來，如三歲嬰兒，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！更無餘物可以相與，今送獵馬十二匹並氈、藥等物。彼來道遠，馬力不足，可乘；或不服水土，藥可自療也。」

秋，七月，庚午，詔曰：「虜近雖摧挫，獸心靡革。比得河朔、秦、雍華戎表疏，歸訴困棘，跂望綏拯，潛相糾結以候王師；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，誓為掎角；經略之會，實在茲日。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、鎮軍咨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，受督於青、冀二州刺史蕭斌；太子左衛率臧質、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、洛；徐、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、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，東西齊舉；梁、南、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、隴；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，為眾軍節度。」坦，鐘之曾孫也。

是時軍旅大起，王公、妃主及朝士、牧守，下至富民，各獻金帛、雜物以助國用。又以兵力不足，悉發青、冀、徐、豫、二兗六州三五民丁，倩使暫行，符到十日裝束；緣江五郡集廣陵，緣淮三郡集盱眙。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，皆加厚賞。有司又奏軍用不充，揚、南徐、兗、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，僧尼滿二十萬，並四分借一，事息即還。

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碻磝。乙亥，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。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，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。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，使王玄謨進圍滑台。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、振威將軍尹顯祖、奮武將軍曾方平、建武將軍薛安都、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。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，年七十餘，自以關中豪右，請入長安招會夷、夏，誕許之；乃自貲谷入盧氏，盧氏民趙難納之。季明遂誘說士民，應之者甚眾，安都等因之，自熊耳山出；元景引兵繼進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，梁坦出上蔡向長社。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，棄城走。爽，軌之子也。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，破之，僕蘭奔虎牢；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，進逼虎牢。

魏群臣初聞有宋師，言於魏主，請遣兵救緣河谷帛。魏主曰：「馬今未肥，天時尚熱，速出必無功。若兵來不止，且還陰山避之。國人本著羊皮褲，何用綿帛！展至十月，吾無憂矣。」

九月，辛卯，魏主引兵南救滑台，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，吳王余守平城。庚子，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。

王玄謨士眾甚盛，器械精嚴；而玄謨貪愎好殺。初圍滑台，城中多茅屋，眾請以火箭燒之。玄謨曰：「彼吾財也，何遽燒之！」城中即撤屋穴處。時河、洛之民競出租谷、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，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；家付匹布，責大梨八百；由是眾心失望。攻城數月不下，聞魏救將至，眾請發車為營，玄謨不從。

冬，十月，癸亥，魏主至枋頭，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，潛入滑台，撫慰城中，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。乙丑，魏主渡河，眾號百萬，鞞鼓之聲，震動天地；玄謨懼，退走。魏人追擊之，死者萬餘人，麾下散亡略盡，委棄軍資器械山積。

先是，玄謨遣鐘離太守垣護下以百舸為前鋒，據石濟，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。護之聞魏

兵將至，馳書勸玄謨急攻曰：「昔武皇攻廣固，死沒者甚眾。況今事迫於曩日，豈得計士眾傷疲！願以屠城為急。」玄謨不從。及玄謨敗退，不暇報護之。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，連以鐵鎖三重，斷河以絕護之還路。河水迅急，護之中流而下。每至鐵鎖，以長柯斧斷之，魏不能禁；唯失一舸，餘皆完備而返。

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，慶之曰：「玄謨士眾疲老，寇虜已逼，得數萬人乃可進。小軍輕往，無益也。」斌固遣之。會玄謨遁還，斌將斬之，慶之固諫曰：「佛狸威震天下，控弦百萬，豈玄謨所能當！且殺戰將以自弱，非良計也。」斌乃止。

斌欲固守碻磝，慶之曰：「今青、冀虛弱，而坐守窮城，若虜眾東過，清東非國家有也。碻敖磝孤絕，復作未修之滑台耳。」會詔使至，不聽斌等退師。斌復召諸將議之，江並謂宜留。慶之曰：「閫外之事，將軍得以專之。詔從遠來，不知事勢。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，空議何施！」斌及坐者並笑曰：「沈公乃更學問！」慶之厲聲曰：「眾人雖知古今，不如下官耳學也。」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，垣護之據清口，自帥諸軍還歷城。

閏月，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，斬縣令李封，以趙難為盧氏令，使帥其眾為鄉導。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。法起等進攻弘農，辛未，拔之，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。薛安都留屯弘農。丙戌，龐法起進向潼關。

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：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，尚書長孫真趣馬頭，楚王建趣鐘離，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，魏主自東平趣鄒山。

十一月，辛卯，魏主至鄒山，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。魏主見秦始皇石刻，使人排而僕之，以太牢祠孔子。

楚王建自清西進，屯蕭城；步尼公自清東進，屯留城。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，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。文恭為魏所敗。步尼公遇玄敬，引兵趣苞橋，欲渡清西；沛縣民燒苞橋，夜於林中擊鼓，魏以為宋兵大至，爭渡苞水，溺死者殆半。

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。元景使薛安都、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陜，元景於後督租。陜城險固，諸軍攻之不拔。魏洛州刺吏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崤救陜，安都等與戰於城南，魏人縱突騎，諸軍不能敵；安都怒，脫兜鍪，解鎧，唯著絳納兩當衫，馬亦去具裝，瞋目橫矛，單騎突陳；所向無前，魏人夾射不能中。如是數四，殺傷不可勝數。會日暮，

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，魏兵乃退。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，夜至，魏人不之知。明日，安都等陳於城西南。曾方平謂安都曰：「今勍敵在前，堅城在後，是吾取死之日。卿若不進，我當斬卿；我若不進，卿斬我也！」安都曰：「善，卿言是也！」遂合戰。元怙引兵自南門鼓噪直出，旌旗甚盛，魏眾驚駭。安都挺身奮擊，流血凝肘，矛折，易之更入，諸軍齊奮。自旦至日昃，魏眾大潰，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。其餘赴河塹死者甚眾，生降二千餘人。明日，元景至，讓降者曰：「汝輩本中國民，今為虜盡力，力屈乃降，何也？」皆曰：「「虜驅民使戰，後出者滅族，以騎蹙步，未戰先死，此將軍所親見也。」諸將欲盡殺之，元景曰：「今王旗北指，當令仁聲先路。」盡釋而遣之，皆稱萬歲而去。甲午，克陜城。

龐法起等進攻潼關，魏戍主婁須棄城走，法起等據之。關中豪桀所在蜂起，及四山羌、胡皆來送款。

上以王玄謨敗退，魏兵深入，柳元景等不宜獨進，皆召還。元景使薛安都斷後，引兵歸襄陽。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。

魏永昌王仁攻懸瓠、項城，拔之。帝恐魏兵至壽陽，召劉康祖使還。癸卯，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。康祖有眾八千人，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，康祖怒曰：「臨河求敵，遂無所見；幸其自送，奈何避之！」乃結車營而進，下令軍中曰：「顧望者斬首，轉步者斬足！」魏人四面攻之，將士皆殊死戰。自旦至晡，殺魏兵萬餘人，流血沒踝，康祖身被十創，意氣彌厲。魏分其眾為三，且休且戰。會日暮風急，魏以騎負草燒車營，康祖隨補其闕。有流矢貫康祖頸，墜馬死，餘眾不能戰，遂潰，魏人掩殺殆盡。

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。魏兵至，眾欲南依卑林以自固，羅漢以受命居此，不去。魏人攻而擒之，鎖其頸，使三郎將掌之；羅漢夜斷三郎將首，抱鎖亡奔盱眙。

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，焚掠馬頭、鐘離，南平王鑠嬰城固守。

魏軍在蕭城，支彭城十餘里。彭城兵雖多，而食少，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。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，欲為函箱車陳，以精兵為外翼，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；分兵配護軍蕭思話，使留守彭城。太尉長史何勖欲席捲奔郁洲，自海道還京師。義恭去意已判。唯二議彌日未決。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：「若歷城、郁洲有可至之

理，下官敢不高贊！今城中乏食，百姓鹹有走志，但以關扃嚴固，欲去莫從耳。一旦動足，則各自逃散，欲至所在，何由可得！今軍食是寡，朝夕猶未窘罄；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？若此計必行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。」武陵王駿謂義恭曰：「阿父既為總統，去留非所敢干，道民忝為城主，而委鎮奔逃，實無顏復奉朝廷。必與此城共其存沒，張長史言不可異也。」義恭乃止。

壬子，魏主至彭城，立氈屋於戲馬台以望城中。

馬文恭之敗也，隊主蒯應沒於魏。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；武陵王駿與之，仍就求橐駝。明日，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，餉義恭貂裘，餉駿橐駝及騾，且曰：「魏主致意安北，可暫出見我；我亦不攻此城，何為勞苦將士，備守如此！」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，曰：「安北致意魏主，常遲面寫，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，恨不暫悉。備守乃邊鎮之常，悅以使之，則勞而無怨耳。」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，皆與之；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。又借樂器，義恭應之曰：「受任戎行，不繼樂具。」孝伯問暢：「何為匆匆閉門絕橋？」暢曰：「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，將士疲勞。此精甲十萬，恐輕相陵踐，故閉城耳。待休息士馬，然後共治戰場，刻日交戲。」孝伯曰：「賓有禮，主則擇之。」暢曰：「昨見眾賓至門，未為有禮。」魏主使人來言曰：「致意太尉、安北，何不遣人來至我所？彼此之情，雖不可盡。要須見我小大，知我老小，觀我為人。若諸佐不可遣，亦可使僮幹來。」暢以二王命對曰：「魏主形狀才力，久為來往所具。李尚書親自銜命，不患彼此不盡，故不復遣使。」孝伯又曰：「王玄謨亦常才耳，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，以致奔敗？自入此境七百餘里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。鄒山之險，君家所憑，前鋒始接，崔邪利遽藏入穴，諸將倒曳出之。魏主賜其餘生，今從在此。」暢曰：「王玄謨南土偏將，不謂為才，但以之為前驅，大軍未至，河冰向合，玄謨因夜還軍，致戎馬小亂耳。崔邪利陷沒，何損於國！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，乃足言邪！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，此自太尉神算，鎮軍聖略，用兵有機，不用相語。」孝伯曰：「魏主當不圍此城，自帥眾軍直造瓜步。南事若辦，彭城不待圍；若其不捷，彭城亦非所須也。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。」暢曰：「去留之事，自適彼懷。若虜馬遂得飲江，便為無復天道。」先是童謠云：「虜馬飲江水，佛狸死卯年。」故暢云然。暢音容雅麗，孝伯與左右皆歎息。孝伯亦辯贍，且去，謂暢曰：「長史深自愛，相去步武，恨不執手。」暢曰：「君善自愛，冀蕩定有期，相見無遠。君若得還宋期，今為相識之始」。

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，引兵自漢中西入，搖動汧、隴。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、平武群氐拒之。文德擊高，斬之，陰平、平武悉平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氐，

不克，執送荊州；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。

丁未，大赦。

魏主攻彭城，不克。十二月，丙辰朔，引兵南下，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，高涼王那出山陽，永昌王仁出橫江，所過無不殘滅，城邑皆望風奔潰。戊午，建康纂嚴。己未，魏兵至淮上。

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。至盱眙，魏主已過淮。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、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，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，質營於城南。乙丑，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，皆敗沒，質案兵不敢救。澄之，燾之孫；熙祚，修之之兄子也。是夕，質軍亦潰，質棄輜重器械，單將七百人赴城。

初，盱眙太守沈璞到官，王玄謨猶在滑台，江淮無警。璞以郡當衝要，乃繕城浚隍，積財谷，儲矢石，為城守之備。僚屬皆非之，朝廷亦以為過。及魏兵南向，守宰多棄城走。或勸璞宜還建康，璞曰：「虜若以城小不顧，夫復何懼！若肉薄來攻，此乃吾報國之秋，諸君封侯之日也，奈何去之！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？昆陽、合肥，前事之明驗也。」眾心稍定。璞收集得二千精兵，曰：「足矣！」及臧質向城，眾謂璞曰：「虜若不攻城，則無所事眾；若其攻城，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。地狹人多，鮮不為患。且敵眾我寡，人所共知，若以質眾能退敵完城者，則全功不在我；若避罪歸都，會資舟楫，必更相蹂踐。正足為患，不若閉門勿受。」璞歎曰：「虜必不能登城，敢為諸君保之。舟楫之計，固已久息，虜之殘害，古今未有，屠剝之苦，眾所共見，其中幸者，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。彼雖烏合，寧不憚此邪！所謂『同舟而濟，胡、越一心』者也。今兵多則虜退速，少則退緩。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！」乃開門納質。質見城中豐實，大喜，眾皆稱萬歲，因與璞共守。魏人之南寇也，不繼糧用，唯以抄掠為資。及過淮，民多竄匿，抄掠無所得，人馬饑乏；聞盱眙有積粟，欲以為北歸之資。既破崇之等，一攻城不拔，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，自帥大眾南向。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。

庚午，魏主至瓜步，壞民廬舍，及伐葦為筏，聲言欲渡江。建康震懼，民皆荷擔而立。壬午，內外戒嚴，丹陽統內盡戶發丁，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。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，游邏上接於湖，下至蔡洲，陳艦列營，周亙江濱。自採石至於暨陽，六七百里。太子劭出鎮石頭，總統水軍，丹楊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，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，軍事處置悉以委焉。

上登石頭城，有憂色，謂江湛曰：「北伐之計，同議者少。今日士民勞怒，不得無慚。貽大夫之憂，予之過也。」又曰：「檀道濟若在，豈使胡馬至此？」上又登莫府山，觀望形勢，購魏主及王公首，許以封爵、金帛。又募人繼野葛酒置空村中，欲以毒魏人，竟不能傷。

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，於其上設氈屋。魏主不飲河南水，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。餉上橐駝、名馬，並求和，請婚。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。魏主得黃甘，即啖之，並大進酏酒。左右有附耳語者，疑食中有毒。魏主不應，舉手指天，以其孫示奇曰：「吾遠來至此，非欲為功名，實欲繼好息民，永結姻援。宋若能以女妻此孫，我以女妻武陵王，自今匹馬不復南顧。」

奇還，上召太子劭及群臣議之。眾並謂宜許，江湛曰：「戎狄無親，許之無益。」劭怒，謂湛曰：「今三王在厄，詎宜苟執異議！」聲色甚厲。坐散，俱出，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，湛幾至僵仆。

劭又言於上曰：「北伐敗辱，數州淪破，獨有斬江湛、徐湛之可以謝天下。」上曰：「北伐自是我意，江、徐但不異耳。」由是太子與江、徐不平，魏亦竟不成婚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